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

臣瑞保

檢討

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

臣

吳舒帷

謄錄監生

臣

丁成鍾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四十三

唐柳宗元撰

古今詩七十五首

法華寺石門精舍三十韻

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云寺居永州地

最高次後篇在元和四年夏作

拘情病憂鬱曠志寄高壘願言懷名緇東峯旦夕仰始
欣雲雨霽尤悅草木長道固有愛弟披拂恣心賞松谿

竅窅入

竅伊鳥切窅吐了切深遠也

石棧寅緣上蘿爲綿層覺

詩爲與女

蘿施於松栢爲音鳥一本作葛蔓謨耕切屋棟也

莓苔侵標榜密林互對聳絕

壁儼雙敞漸峭出蒙龍墟嶮臨澗瀆稍疑地脉斷悠若

天梯往結構罩羣崖迴環驅萬象小劫不踰瞬

維摩經或有衆

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爲一劫又云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

大千

若在掌

維摩經云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洹河沙世界之外

體空

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蟻蠓

蟻音蔑蠓音蒙小蟲也

跼蹐疲

跼蹐

音罔

寸進諒何榮尋直非所枉探竒極遙矚窮妙

閱清響理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游苟不嗣浩氣竟
誰養道異誠所希名賓非余仗超攄藉外獎俛默有內
朗鑑爾揖古風終焉乃吾黨潛軀委韁鎖高步謝塵瑛

倚朗切
塵也

蓄志徒為勞追蹤將焉倣淹留值頽暮眷戀睇

遐壤映日雁聯軒翻雲波泱泱

決倚郎切
水大貌

殊風紛已萃

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搖蕩昔人歎遺志出

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虛室

有函丈

禮記席間函丈注函容也講
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拍畫也

微言信可傳申旦

稽吾穎

遊朝陽巖遂宿西亭二十韻

據集袁家渴記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燕

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朝陽巖蓋在永州也西亭即法華西亭據亭記云新作西亭當元和四年又始得西山宴游記云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登法華西亭詩是時作

謫棄殊隱淪

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日神仙一日隱淪

登陟非遠郊所懷

緩伊鬱豈欲肩夷巢

伯夷巢父皆遜世者

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

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西亭構其巔反宇臨呀哮

呀虛加切張口貌庠虛交切宮室高貌

背瞻星辰興下見雲雨交惜非吾

鄉土得以蔭菁苑羈貫去江介

貫與非同穀梁子云羈貫成童不就師父母之

罪也西都賦與江介之湫涓江介江之左也

世仕尚函崱

西都賦左據函谷二崱之間函谷谷

名崱山名

故墅即澧川數畝均肥磽臺館集荒土池塘疎沈

坳會有圭組戀遂貽山林嘲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筭

囚居固其宜厚差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隙牖懸蠨蛸

上音

蕭下音梢東山詩注云蠨蛸長跚也疏云河內人謂之喜母俗云喜子是也

所賴山水客扁

舟枉長梢挹流敵清觴掇野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

非絃匏逍遙屏幽昧澹泊辭喧呶

女交切

晨雞不余欺風

雨聞嘒嘒

音膠詩雞鳴嘒嘒

再期永日閒提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域志瀟水在零陵湘水在祈陽皆永州縣此館當

在永州也次前後篇元和四年秋作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
高館軒霞表危樓臨山隈茲晨始澄霽纖雲盡塞開
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
境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
歸流駛且廣

駛音史水疾也

汎舟絕汭洄

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

香零

山在永州與
前詩同時作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
猿鳴稍已疎登山娛清淪
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
浮輝翻高禽沈景照文鱗
雙江匯西奔詭怪潛坤珍
孤山乃北峙森爽棲靈神
洄潭或動容島嶼疑搖振
陶埴茲擇土蒲魚相與鄰
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
糾結良可解紆鬱亦以伸
高歌反故室自調非所欣

南澗中題

公永州諸記自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袁家渴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石

渠既窮為石澗石澗在南即此詩所題者也公嘗為石澗記在元和七年春此詩蓋其年秋作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迴風一蕭索林影久參差始

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

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

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近世蘇舜欽子美嘗

題此詩後云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又云柳儀曹南澗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妙絕古今矣

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

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詩云竄逐官湘浦此在永州也次前篇

志適不自期道存貴偷生久忘上封事

漢光武紀詔百僚並上封事注

云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

復笑昇天行

古樂府有昇天行謂學仙也

竄逐

官湘浦搖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

憂慄慵踈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

步長鳥遂遐征磴迴茂樹斷

磴丁鄧切磴道也

景晏寒川明曠

望少行人時聞田鸛鳴風簟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
人事間益知身世輕為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

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隋末王勣字无功至

唐貞觀中為大樂丞挂冠歸田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見呂才東臯子集序

與崔策登西山

崔策字子符公集有送崔九序即此人也序云廢居八年崔子幸來

觀余蓋在元和七年也詩云秋江即其年秋與又云吾子幸淹留蓋崔子將別之時與序相先

後作耳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
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窮
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頽波遙風遞寒篠謫居安

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

書說築傳巖之野注虞號之界有澗水壞道常

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疏云胥相靡隨也賈誼傳傳說胥靡乃相武丁

壽

等彭鏗天

彭祖姓鏗名鏗壽至八百

蹇連困顛路愚蒙怯幽眇非令

親愛疎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

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在元和四年觀詩意在其年夏作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疎頑西
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

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颺若昇雲間遠岫攢

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菡萏溢嘉

色

爾雅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

簣當遺清班

清一作漬簣當竹也

異物志曰簣當生於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

簣音云

神舒屏羈鎖志適忘憂潺湲遂久枯槁迨今始

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

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間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
晶燥露滋野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煬竈開重扉憑欄
久傍徨流汗不可揮莫辯亭毒意仰訴璇璣諒非姑
射子靜勝安能希

列子云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
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射音夜

覺衰

詩意尚未刺柳時
也當在永州作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

疎髮就種

左氏盧蒲嬰曰余髮如此種
種余奚能為種上聲髮短也

奔走力不任吐

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

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嘗共斟是時春
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
親杖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詩云岷山既云捕元和元年擒西川劉闢也又

云吳虜亦已盡謂元和二年誅浙西李錡也浙西平在二年十一月而此詩有秋月高明之語

其二年

秋興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中為吏役牽十祀空憊勞外
曲徇塵輒私心寄英髦進之廊廟器退非鄉曲豪天命

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艱果見凌剥喪宜所遭神期固

浩浩衆口徒嗷嗷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

屈原離騷也賈誼傳

注云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是辭

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舫

舫音刀小船也

虛館背山郭前軒面江臯重疊開浦溆

浦音溆水

迤邐驅

巖嶽

嶽音教山多小石也

積翠浮澹艷始疑負靈鼇叢林留衝颶

石磔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

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漢書樵蘇

後爨師不宿飽左太冲魏都賦樵蘇往而無忌

澄潭湧沈鷗半壁跳懸猱鹿鳴

驗食野

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魚樂知觀濠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

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子非我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此一節在知字一字公摘出使之大有意矣孤賞誠所悼暫欣良

足裒留連俯櫺檻注我壺中醪朵頤集芰實

易觀我朵頤

也芰奇寄切菱也

擢手持蟹螯

畢卓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

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炊稻視爨鼎鱠鮮閔操刀野蔬盈傾

筐

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傾筐畚屬易盈之物

頗雜池沼芼

左氏澗谿沼沚之毛芼草也

緬慕鼓枻翁嘯咏舖其糟

楚辭漁父章屈原既放游於江潭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

舖其糟而飲其醕屈原曰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枻音曳揖也

退想於陵子三咽資李

蠲

孟子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

無見也井上有李蠲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咽音宴蠲音曹斯道難

為偕沈憂安所韜曲渚怨鴻鵠環洲彫蘭暮暮景迴西

岑北流逝滔滔徘徊遂昏黑遠火明連艘木落寒山淨

江空秋月高斂袂戒還徒善游矜所操趣淺戢長枻乘

深屏輕篙曠望援深竿哀歌扣鳴

艚

音曹船也

中川恣超忽

謾若翔且翔淹泊遂所止野風自颺颺

音驟

澗急驚鱗奔

蹊荒饑獸嗥入門守拘繫悽戚增鬱陶慕士情未忘懷
人首徒搔內顧乃無有德輶甚鴻毛名竊久自欺食浮

固云叨問牛悲釁鐘

事見孟子蓋取其若說堯驚臨牢無罪而就死地之意

莊子祝宗人立端以臨牢筮說堯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
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
則汝為之乎為堯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筮之中說音稅

永遁刀筆吏

曹參傳蕭何曹

參皆起秦刀筆吏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

寧期簿書曹中

興遂羣物裂壤分韃橐岷山既云捕吳虜亦已廔

廔意曹反

霍去病傳合短兵廔蘭臯下顏師古曰廔謂苦擊而多殺也

扞禦盛方虎

謂方叔召虎也

明富伊咎

謂伊尹
臯陶也

披山窮木末

穆天子傳東征至黑水
之阿有野麥苓莖西膜

所謂木末
栗類也

駕海踰蟠桃

東海有山名曰度索山有大
桃樹屈蟠三千里曰蟠桃

重

來越裳雉

前漢越裳氏
重譯獻白雉

再返西旅獒

西旅獻
獒見書

左右抗槐

棘

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

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為位者
取以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

人於此使
與之謀

縱橫羅雁羔

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
諸臣卿執羔大夫執雁注羔小

羊取其羣而不失其
類雁取其候時而行

三辟咸肆宥衆生均覆燾安得奉

皇靈在宥解矢弋

音叨
衣也

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蒿卜

室有鄴杜

鄴音戶京北屬縣

名田占澧澇

澧水出鄴南澇水出鄴北公與許孟容書

云先墓在城南又城西有數頃田樹其此耶

礎溪近餘基阿城連故塚螟蛉

願親燎茶堇甘自嫔

呼豪切除草也

饑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繅

及胥足為溫

寗戚曰短布單衣纔至胥胥音岸脛骨也

滿腹寧復餐

莊子曰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餐音叨貪財也

安將薊及管

薊苦怪切管音姦

誰慕梁與膏弋

林毆雀鷄魚澤從鰯魚

上音囚下音刀魚也

觀象嘉素履

易素履往无咎

陳詩謝千旌

詩千旌美好善也

方託麋鹿羣敢同騏驎槽處賤

無溷濁固窮非淫怡踉蹌辭束縛悅懌換煎熬登年往

負版

論語式負版者注負版者執邦國之圖籍

興役趨伐磬

周禮磬鼓役事磬音皋大鼓也

目眩絕渾渾耳喧息嘈嘈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長

沙哀糾纏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有鵬入室作賦漢陰嗤以自廣有云福之與禍兮何以糾纏

漢陰嗤

桔槔

莊子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捐然用力多而見

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其名苟仲為槔為圖者忿然而笑曰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擊壤情機事息秋毫海霧務多翁鬱越風饒腥臊寧惟迫

魑魅所懼齊君薦

君音勲薦普刀切煮薦懷愴見禮記

知榮懷緒中

晉景公三

年楚圍鄭鄭告急晉楚與晉軍大戰鄭附楚反助楚攻晉虜晉將知榮以歸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褚

中而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范叔戀綈袍范雎欲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出諸已范叔戀綈袍事魏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使於齊范雎受齊之金須賈怒雎以告魏魏笞擊雎雎伴死後入秦為相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微行敝衣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及見張相乃即范雎也須請罪雎數其罪三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伊人不可期慷慨徒忉忉

韋道安

公嘗為韋道安傳集載其題而亡其文今觀此詩則公所以為之傳者亦必指是事

無疑也詩云慷慨張徐州即張建封又云君侯既即世立孤抗王命謂貞元十六年建封死軍亂立其子愔為留後也觀詩意道安嘗佐張於徐州及軍亂而道安自殺故詩有顧義誰顧形

之句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聲疾
驅前致問有叟垂華纓言我故刺史失職還西京偶為
羣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足非恠二女皆娉娉蒼黃見
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殞命休復事晨征一聞激高
義皆裂肝膽橫挂弓問所往趨捷超崢嶸見盜寒澗陰
羅列方忿爭一矢斃酋帥餘黨號且驚麾令遁東縛縲
索相拄撐彼姝久褫魄

張平子東京賦朝疲夕倦奪氣
褫魄之為者也褫音雉驚也

刀下俟誅刑却立不親受諭以從父行拮收自擔肩轉道趨前程夜發鼓石火山林如晝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道安奮衣去義重利

固輕師婚古所病

左氏桓公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

請娶之固辭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合姓非用兵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慷慨張徐州朱

邨揚前旌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轅門立奇士

項籍傳羽

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淮水為門顏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

秋風生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歌傾

項籍傳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顏師古曰

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又音許為漢書通以戲為旌麾指麾字

立孤抗王命鐘鼓四野

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不顧形
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貞咄嗟徇權子翕習猶趨榮我
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凌員外準也嘗考其卒之年月當元和三年注詳於誌矣

詩是
時作

廢逐人所棄遂為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卒與大患期凌

人古受氏

周官凌人為掌冰之官因以為氏

吳世夸雄姿

三國時吳寂有凌統者

寔富春水

凌君富春人也

英氣方在斯六學誠一貫精義窮發

揮著書逾十年幽蹟靡不推

誌云著後漢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圖人文

集天庭挾高文萬字若波馳

誌云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曰萬言

擢為崇文館校書郎

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

誌云準以金吾兵曹為邠寧節度掌

書輜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

輜音游輕車也誌云準遷侍御史為浙東廩使判官

撫循疲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

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枝

誌云自浙東判官召為翰林

林學士

孝文留弓劍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

辭徒隸肅曹官征賦參有三

誌云德宗崩過臣秘議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辭

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為尚書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

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吏衰止

出守烏江許老遷湟水湄

烏江在和州湟水在連州

誌云準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

高堂傾故國葬祭限囚羈仲叔繼幽淪

狂叫惟童兒

誌云準在連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

一門既無主焉用徒

生為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泣盡目無見腎傷足不

持溘死委炎荒臧獲守靈幃平生負國譴骸骨非敢私

蓋棺未塞責

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

孤旄凝寒

颺念昔始相遇腑腸為君知進身齊選擇失路同瑕疵
本期濟仁義今為衆所嗤滅名竟不試世義安可支恬
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
誠自慟非獨為君悲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愚溪詩序溪有愚池即此也
愚溪之作在元和五年此詩

當十八年間秋時作與
已下詩皆在永州也

新沐換巾幘

楚辭漁父篇新沐者必彈冠

曉池風霧清自諧塵外意

况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雁鳴機心付當路聊

適羲皇情

陶潛高卧北窗
自號羲皇上人

獨覺

覺來窗牖空寥落雨聲曉良游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為
問經世人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綴
景未及郊穡人先耦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
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慕隱既

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
歎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迴首
烟雲橫

溪居

久為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閒依
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
草夜塲響溪石

塲蒲浪切
池畔也

來往不逢人長歌楚

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
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沈

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盡炎燠

入黃溪聞猿

黃溪在永州集有記在元和八年十月作下篇韋使君黃溪祈雨亦在八

年此詩豈公從韋君入溪時作耶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黃溪記云溪拒

州治七十里由東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即此也祠之從來記具之矣公在永時嘗事二韋太守一在元和元年見賀政元表一在元和七年八年見集之新堂記詩當八年作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蓄畬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

窮樵客路遙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疎焚香

秋霧濕奠玉曉光初盼蠻巫言報

盼思乙切又許訖切說文蠻布也蠻音響

精神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

後漢鄭巨君為淮陰太守政不

煩苛天旱行

俟罪非真吏

賈誼謫長沙王太傅為賦弔屈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

罪長沙公為永州員外司馬故曰非真吏

翻慙奉簡書

詩畏此簡書注簡書戒命也

郊居歲首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為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惟古木寒
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鳴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
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

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零陵春望

零陵永
州郡名

平野春草綠晚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岫巘岑

古岫

右切又音矩巘九后切
又音縷山名在衡州

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

空景暮萬里蒼梧陰

舜葬蒼梧之野於江
南九疑是為零陵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永之刺史當元和九年
十年者為中丞崔公然

公十年正月已召
此詩當九年也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

文選世網
嬰我身

時樂閑

庭延國老

本草甘草名國老謂其於諸藥物中為君也

開樽虛席值賢人

魏志徐邈

傳鮮于輔云醉客謂酒清為聖人酒濁為賢人

泉迴淺石依高柳徑轉垂藤間

綠筠間道偏為五禽戲

華佗曰古之仙者為道引之事熊經鸕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

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道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

出門鷗鳥更相親

夏晝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机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

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
渡頭水落村徑成，撩亂浮槎在高樹。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冉溪

冉溪即愚溪也。元和五年，公始易其名爲愚溪。詩云：願卜湘西冉溪地。此初作愚溪時也。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
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
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

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

樊重字君雲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

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光武建武十八年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為壽張敬侯

法華寺西亭夜飲

得酒字集有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此其詩也

祇樹夕陽亭

祇樹取諸經中祇樹給孤獨園者也

共傾三昧酒霧暗水連

階月明花覆牖莫厭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前有法華寺石門精室詩又法華寺西亭記云有僧曰覺

照豈即此長老耶詩當元和四五年間作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坐來念念非昔人

萬徧蓮花為誰用

誦妙法蓮華經也

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

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

古樂府有雉朝

飛操吳兢古題解云舊說齊宣王牧犢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採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意動心怨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長老年亦七十矣故公以是戲之

茅簷下始栽竹

次前篇當元和五六年夏時方築愚溪溪居也

瘴茅葺為宇滬暑常侵肌適有重膂疾蒸蒸鬱寧所宜東

鄰幸導我樹竹邀涼颼欣然愜吾志荷鋤西巖垂楚壤

多怪石墾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還相追蕭瑟過

極浦旖旎附幽墀貞根期永固貽爾寒泉滋夜窗遂不

掩羽扇寧復持

諸葛亮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

清冷集濃露枕簟淒已

知網蟲依密葉

文選沈休文詩網蟲垂戶織夕鳥傍簷飛網一作細

曉禽棲迴枝

豈伊紛囀間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質自遠棄幽期不

見野蔓草蒨蒨有華滋諒無凌寒色豈與青山辭

種仙靈毗

本草淫羊藿即仙靈毗也詩云湘西原即在永州

窮陋闕自養癘氣劇囀煩隆冬之霜霰日夕南風溫杖

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野田吏慰我飄零魂及言

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蹻躡皆騰蹻

莊子蹻蹻為仁

蹻蹻為義蹻蹻結切蹻音薛說文蹻蹻旋行貌

笑抃前即吏為我擢其根蔚蔚

遂充庭英翹忽已繁晨起自採曝杵臼通夜喧靈和理

內藏攻疾貴自源擁覆逃積霧伸舒委餘暄奇功苟可

徵寧復資蘭蓀

息昆切香草也

我聞畸人術

莊子子貢問孔子曰敢問畸人曰畸

人者略於人而詳於天畸謂不耦於人關於禮教也又云奇異也音居宜反

一氣中夜存能

令深深息呼吸還歸跟踈放固難効且以藥餌論痿者

不忘起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木

守閒事服餌採木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繭煩經過戒

徒斲靈根

斲朱五切斫也

封植閱天溫違爾澗底石徹我庭中

莎土膏滋元液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繚繞紛相羅

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

竹茹芳葉寧慮瘵與瘥

瘵側介切瘥蒼何切病也

留連樹蕙辭

楚辭屈原

離騷經余既滋蘭之九畹

婉婉採薇歌

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晚兮又樹蕙之百畝

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柳河東集

今命之衰矣遂悟拙甘自足激清貴同波單豹且理內
餓死於首陽山

高門復如何

莊子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

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單音善

種白蘘荷

本草白蘘荷葉似初生甘蕉根似薑芽性好陰在木下生者尤美中蠱者服之

亦主諸溪毒沙蟲輩人家種之亦云壁蛇

血蟲化為癘夷俗多所神銜猜每腊毒謀富不為仁疏
果自遠至盃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華潔

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

食貨志故貨利於刀流於泉如淳曰名錢

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泉者流行如泉也賈音古

饑至益逡巡竄伏常戰慄懷

故逾悲辛庶民有嘉草

民一作氏攻禴事久泯炎帝垂靈編

言此殊足珍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敷碧樹陰眄

眊心所親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月寒空階曙幽夢綵雲生蠶

壤擢珠樹

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玉山珠玕之樹叢生博物志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苔插瓊英芳根閔顏色徂歲為誰榮

戲題階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歌紅醉濃露窈窕留餘孤
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窗霑芳氣幽卧知相親願致
漆洧贈悠悠南國人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豔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事
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

孔光漢明帝時為太師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

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合杖制不須削治也此與前數詩皆永州作

白華照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寒

連易衰朽方剛謝經營敢期齒杖賜見題聊且移孤莖

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循
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剪伐持用資徒行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與下木芙蓉詩皆同

時作蓋龍興寺在永而公初至永時即居此寺後四五年則居愚溪此元和三年間也

謫官去南裔清湘遠靈岳晨登兼葭岸霜景霽紛濁離

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烟燼

漢武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

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芟去復下水灌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薪採久推

剝道旁且不顧岑嶺况悠邈傾筐擁故壤棲息期鸞鷖

路遠清涼宮一雨悟無學

月中名廣寒清虛之府清涼宮指月而言也謂月中有仙

桂而清涼此桂樹得一雨而霑澤之則亦敷榮矣何用學月中耶

南人始珍重微我誰

先覺芳意不可得丹心徒自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蓮花亦謂之芙蓉楚辭所謂集芙蓉以為

裳是也此詩之所謂木芙蓉則今之所謂拒霜
花生於岸際者也故云菱荷諒難雜反此生高
原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
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菱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白欲
為萬里贈

贈字本陸凱詩江南無
所有聊贈一枝春者也

杳杳山水隔寒英坐

銷落何用慰遠客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二十四

南中榮橘柚

楚辭惜往日章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今王逸曰南國謂

江南也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故江南最多橘柚詩云受命此炎方

謂此也永州唐屬江南道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
風限清漠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

紅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竊窈凌清霜遠
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迴輝眺林際戚戚無遺芳

戚戚一作

撼撼

巽公院五詠

巽公重巽也居永州龍興寺集有送巽上人序在元和六年間此詩當在

前也

淨土堂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
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衆香微妙歌法言稽首
愧導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無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聖
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誰與期願言
絕聞得忘意聊思維

禪室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沙
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

窅音深

也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滌彩寒露濃蕭
灑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多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造
物誰為工留連秋月夜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繚繞穿疎林迸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俯
瞰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烟日嘲哂鳴山禽諒無
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梅雨

梅熟而雨曰梅雨
江東呼為黃梅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
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為帝京塵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田家三首

以詩意觀之亦在永州也

蓐食徇所務

左成公十六年傳云蓐食中禱蓐音辱

驅牛向東阡雞鳴村

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

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

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烟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刈歷蠶
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
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
推恕鞭扑恣狼藉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
歲惟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淥是
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行人

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
少豐無厭饘與粥

行路難三首

三詩意皆有所諷上篇謂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若北方之短

人亦足以終天年蓋自謂也中篇謂人才衆多之時則國家不能愛養逮天下多事則皆狼顧而無可用之才蓋言同輩諸公一時貶黜之意也下篇謂物適其時則無有不貴及時異事遷則貴者反賤猶冰雪寒凜則侯家熾炭無不貴矣春陽發而雙燕來則死灰棄置無所用之蓋言其前日居朝而今日貶黜之意也當是貶永州後作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崑崙披霄決漢

出沆漭瞥裂左右遺星辰須臾力盡道渴死狐鼠蜂蟻

爭噬吞

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

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隅谷虞北淵也日所入之處沆下黨切漭毋黨切瞥匹滅切

方埒人長九寸開口抵掌更笑啾啾飲食滴與粒生

死亦足終天年

列子東北極有人名曰埒人長九寸埒音爭

睢盱大志少成

遂坐使兒女相悲憐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杙與椽

周禮山虞掌山澤之政令仲冬斬陽

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凡邦工入山林而輪材不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若斬木材則受

法於山虞而掌其政
令我余力切繫也

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連鞅摧雙

轅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蹶倒山火焚遺余毫末不見

保躡蹠礪空何當存

躡音各蹠音歷礪音澗

羣材未成質已天突

兀嶠豁空品巒

嶠許交切諸韻無從山旁者集韻有庫字云庫豁宮室高貌

栢梁天

災武庫火

漢武帝太初元年栢梁臺災二月起建章宮注云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大災即復大

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累代異寶一時蕩盡左氏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匠石狼顧相愁冤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材養育

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蟠龍吐耀虎喙張

熊躡豹躡爭低昂攢巒叢嶸射朱光

古者屑炭和作獸形蟠龍虎喙熊躡

豹躡皆言炭之形也躡言存切躡直炙切

丹霞翠霧飄奇香美人四向迴明

璫雪山冰谷晞太陽星纏奔走不得止奄忽雙燕棲虹

梁風臺露榭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商

莊子心若死灰韓安國坐抵法

獄吏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左氏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參商相去之遠也揚子曰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

王志長雜詩曰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參商

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

當

左太冲吳都賦桃笙象簟韜于筒中注云桃笙桃枝簾也吳人謂簾為笙蘇子美詩話亦云常不知桃笙

為何物偶閱方言簞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簞也梁簡文帝答南安王餉簞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簞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拄杖歌晉謝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聞籍田有感

元和五年有詔來歲籍田然是年十一月公與楊誨之書云有北人來將

籍田敕云云而此詩云歲又除蓋聞敕在十一月末矣詩是時作

天田不日降皇輿

張衡東京賦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于千畝

留滯長沙歲

又除宣室無由問釐事

賈誼貶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帝方受釐

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周南何所以然之故至夜文帝前席釐音禧祭餘肉也

處託成書

詩周頌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跂鳥詞

與下龍鷹放鷓鴣詞意皆以自況蓋初謫永州後有感而云也跂音奇緩走也

城上日出羣鳥飛鷓鴣爭赴朝陽枝

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刷毛

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為

魄音託落魄不檢也無又旁各切不得志也

乃慕高競白日三足妬爾令爾疾

春秋元命包云日中有三足鳥

無乃

饑啼走路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翹肖獨足下叢薄口銜

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梁防燕雀

陳涉曰燕

崔安知鴻鵠之志哉公暗用此意矣

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勢不得高

支離無趾猶自免努力低飛逃後患

莊子曰支離疏者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生而況於支離其德者乎又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無足今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龍鷹詞

淒風浙瀝飛嚴霜

秋風曰淒風

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

虹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

傳玄蜀都賦曰鷹則流星曜景奔電飛光掣尺裂切挽也

砉然勁翮剪荆棘

莊子砉然響然音呼鵬反又音畫又呼歷反皮骨相離聲

下攫狐

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風溽

暑忽然至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羽翼脫落自摧臧草中狸鼠足

為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為假拔去萬累雲

間翔累一作里孟秋之月涼風至則鷹乃祭鳥也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為鷓鴣鷓鴣出南越其鳴自呼嘗南飛不北

徇媒得食不復慮機械潛發罹罟罟罟音嗟罟音孚網也羽毛摧

折觸籠籜音烟火煽赫驚庖厨鼎前勺藥調五味子虛賦勺

藥之和具而後御膳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齧鯁牛

之勺藥調和也

事見簡子亦放邯鄲鳩孔叢子曰元日有人獻鳩于簡子簡子厚賞之而放其鳩人問

其故曰元日放鳩也邯鄲趙地二子得意猶念此二子一作二君又作二臣況我萬

里為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龜背戲

其製不可詳觀詩意乃亦博碁之類新出於宮掖中者也作之時日無所考焉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
皎如文龜麗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
投變轉動元機早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

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

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

劉毅家無擔石之儲博蒲一擲百萬

脩門象碁不復貴

宋玉招魂云魂兮歸來入脩門些菀藏象碁有六博些分曹並進猶相迫

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脩門郢城門也一作循門非是

魏宮妝奩世所棄

世說彈碁起於

魏宮妝奩之戲

豈如瑞質耀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廟堂巾笥

非余慕錢刀兒女徒紛紛

錢刀見上白襄荷詩注

聞黃鸝

觀詩意蓋其久在永州也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

滿眼故園春意生目極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搖青波
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閒酒熟饒經過此時晴烟最深處
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迺度昆明飛凌風斜看細柳翦
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僮人不思還僮鋤耕切吳人鄉罵楚人曰僮

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

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閉聲迴

翅歸務速西林紫椹行當熟

椹匙荏切說文桑實也詩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渾鴻臚宅聞歌効白紵

白紵歌名吳孫皓時渾鴻臚不詳其何人也

翠帷雙卷出傾城

李延年侍漢武帝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

國龍劍破匣雙月明

龍泉太阿皆劍名也龍藻亦劍彩也又晉雷煥得寶劍入水化為龍

而朱唇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

笙有十三簧象鳳之身呂氏春

秋曰堯命夔拊石擊石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

下沈秋水激太清天高地迥

凝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

宋玉招魂瑤觴密勺實羽觴

楊白花

觀詩意亦謫永後作詩云風吹渡江水又云搖蕩春光千萬里亦自況也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
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
哀歌未斷城鷄起

漁翁

集中有西山宴游記詩云西崑即西山也亦在永作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銷日出不見人

欸乃一聲山水綠

欸音襖乃音霽一作勢霽非是黃魯直嘗為林夫人欸乃歌云欸乃湖南

歌也冷齋夜話洪駒父曰世俗合欸乃二字為一誤矣又云欸乃三老相呼聲也迴看天際下

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

飲酒

集中有與楊誨之書云吾待子耶南亭上而詩云霽霽南郭門此亦在永州也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罇舉觴酌先酒

自注云始為酒者也酌音耒先

息見切

為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

晦淥水涵晏溫謁謁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

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卧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

道未嘗存

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讀書

集與許京兆書在元和四年云往時讀書自以不至底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

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即此詩所謂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者也

觀詩意亦

永州作

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

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

縹帙各舒散

紹切前後互相逾

瘴疴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

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

文選張景陽雜詩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場注竹素皆古人所

用書文言游思古人典籍也

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

禮記君子欠伸撰杖屨

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為世儒道

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書吏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

感遇二首

永州作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栖息豈殊性榮枯安可任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

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吳一作吳徒嗟日

沈湎九鼓鷺奇音

漢史丹傳天子自臨軒墮銅九以槌鼓聲中嚴鼓之節

東海久

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衆情嗜姦

利居貨捐千金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

齊側攬衣中皆切

夜起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野鸞斯起蒿萊

詩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鸞音豫雅鳥也

啁啾有

餘樂飛舞西陵隈回風旦夕至

爾雅回風曰飄

零葉委陳茲所

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詠史

與下二詩皆不詳其作之時日當附次讀書後燕昭王于齊破燕之後即位謂郭隗曰誠

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
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于是昭王改築宮而師
事之又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
臺於是樂毅自魏往二十八年樂毅為上將軍
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下齊七十餘城惟莒
即墨未下燕王封樂毅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
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使騎劫代將樂毅
亡走趙趙封于觀津號望諸君後齊與騎劫戰
果破劫于即墨下盡復齊城惠王後悔使人讓
樂毅毅報遺燕王書燕復以毅子間為昌國君
毅往來
復通燕

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嘽嘽事強怨

嘽音歎

三歲有奇

勲悠哉闢疆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煢焚

致令委金石誰顧蠢蠕羣

蠢尺尹切蠕而尹切蟲動貌

風波歛潛構

遺恨意紛紛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為忠不內顧晏

子亦垂文

詠三良

左氏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徇皆秦之良也國

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疏云秦本紀云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曰哀三良也後人以徇葬當是後君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然公末句云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康則責在康公矣

東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列鼎列考四方欸
欸効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壯軀

閉幽隧猛志填黃腸

霍光傳賜以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棺外曰

黃腸殉死禮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

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康作

狂

詠荆軻

燕太子丹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

傅圖之鞠武乃薦田光于太子使與之謀田光乃言荆軻可用太子既見荆軻曰誠得劫秦王

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於齊桓公則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唯荆卿留意軻曰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臣乃得有以報太子軻乃私見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盛於期之首函封之求天下匕首以藥淬試人無不立死又得勇士秦舞陽為副頃之未發太子疑其改悔乃復請之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不反者豎子也遂發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上既祖遂就車而去至秦持千金之資厚遺秦王寵臣蒙嘉為先秦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進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荆軻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起軻逐秦王拔劍擊之斷其左股於是左右前斬軻秦

王由是大怒益發兵伐燕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頭獻之秦復遣兵攻之後五年秦遂滅燕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荆卿趙窮
年徇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
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耀
電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趙趙長虹吐白
日蒼卒反受誅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
狂走無容軀夷滅芟七族臺觀皆焚汙始期憂患弭卒
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

勇且愚

曹沫事注於佩章賦中矣

世傳固多謬太史徵無且

太史公曰世言

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掩役夫張進骸

詩云及物非吾事此貶永後作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分喜怒奄忽已復辭為

後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

勤卓櫪剝抹不告疲既死給槨櫛葬之東山基奈何值

崩湍

高祖紀士卒從軍死者為槨服虔曰音衛應劭曰小棺也

蕩析臨路垂髡然暴百體

髡產交切髡髻也

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睠之涓然悲猫虎獲迎祭禮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猶為其
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

犬馬有蓋帷

禮記仲尼之畜

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帷不
棄謂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

佇立唁爾魂豈復

識此為畚鍤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

有知掩骼著春令

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百反注死氣逆生也骨格曰骼

茲焉

適其時及物非吾輩

一作事

聊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詩

晏元獻家本有此詩今附於此
公貞元五年舉進士九年及第

此詩九

年作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

慶雲一曰卿雲
見西京雜記

九天開秘祉

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袞非烟近御爐高標連汗漫迥望接虛無列衣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恒將配堯德垂慶

代河圖

史記堯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

左氏郊子曰九扈為九農正杜預曰扈有九種也春扈鳩鵲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

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喈喈桑扈竊脂宵扈嘖嘖老扈晏晏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時以教人事者也

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

於陵子辭卿相而桔槔灌園戴

宏為河間相自免歸而灌蔬以經教授向秀與呂安灌園山陽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范丹學通三經常自賃

飲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

三十九

灌園

卷四十三



柳河東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東集卷四十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_臣瑞保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_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_臣張時逢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唐柳宗元撰

非國語序

國語左丘明所作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自遭秦火至漢建安黃武間諸儒

損益之者不一公非之之意於其序見之大抵欲合於理而已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久名在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彊為小書以志其中之所得焉又與吳武陵書云若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間也而書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視足下書當元和三四年間公時在永州作其間載國語斷截不詳者輒附益之庶乎其理易見焉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一本有知字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滅密

昭王遊於涇上

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諸本考之皆作恭王且周之世系恭王在穆

王之後而昭王在穆王之前國語之叙亦止自穆王以來則為恭王無疑矣恭史記作共語作恭密

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
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
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
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
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
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云云將何以求福用人王

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藉借也借

民力以為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流於彘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虢文公諫之文公文

王母弟也用人國語作用民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

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

其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

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

不勸而勸矣啟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
大也得其耘實之堅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
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

推進也徒回切
禮記天子三推

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彼之不圖

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為書者曰將何以求
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
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於戎而引是以合焉夫
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

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闕自
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
者不塞則慙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
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漬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
為也猶足動乎物又況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
湏洞轉轆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
孰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
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

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搜于農隙耨獲亦於藉獮于既蒸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

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

而妨於嗣乎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國語無廢字料數也自民不可

料至無以
賦令新附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
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
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仲
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尤
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況為大妄

以諉乎後嗣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
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
山氏其至於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
爾也

神降于莘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于內史過曰今是何
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
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

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
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
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
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
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狸姓丹朱之裔謂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王曰虢其
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今其宵見神之見也
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舊本止載有神降于革使帥狸姓以獻焉
兩句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見非之之意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

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徵乎彼

嗚乎萃者以煮蒿悽愴

焄音薰香氣焄蒿悽愴見禮記

妖之淺者也

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

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

莽浪無根源也

則又以房后

之惡德與丹朱協而馮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

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

以五今其曹見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為書也不待

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

登年多歷年也

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自發幣於大
夫至身不免及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皆新附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
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
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
而準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

僑音橋

先聘且告見

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

其享觀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懽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

也

自簡王至來朝自魯叔孫來至後遣之皆新附王孫說周大夫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貸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于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陵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興

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陵則
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于天子

郤至

郤亦作郤
乞逆切

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

告慶舊本作獻捷

未將事王

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于朝郤至見邵

桓公與之語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

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

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

子不自稱也

云云

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

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

陳生出奔晉

自晉克楚至可以樹新附

非曰單子罪郤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

子逐楚卒咸以為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

周語郤至曰吾有三伐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
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襄公曰今
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且郤至
何三伐之有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叛戰而
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叛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左氏在晉語言免

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

晉語厲公

六年鄢之戰卻至以秣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秣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卻至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肅之君子曰勇而知禮公謂左丘明前日既載其三姦之事而於此所書又如此固已自異也

却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

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

淫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

晉語與荆人戰于鄢陵大勝之

于是君伐智而多力急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卻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註納取也室妻妾貨財

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
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
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却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
譏也已

柯陵之會

柯陵之會

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

盟

于單襄公善

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却錡見其語

犯

錡音倚又音奇

却犢見其語迂

犢音啗周切

却至見其語伐齊國佐

見其語盡

國語註云善惡褒貶無所諱也

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邾

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

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其

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是

吾是以云

爽當為喪喪二視與步也

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

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

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

招音搖

怨之本也簡王十

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

自魯侯曰至能

忍之自立於淫亂
至國武子皆新附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
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亟
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
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
獨無謫耶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

頃與
頃同

必善晉

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興也勇文之師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云云國語註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

有五行星金木水火土也舊本皆作天五地六非是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

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

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單

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

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

自晉孫談至適周自將得晉國至文之材也自成公之歸至許

諾皆
新附

非曰單子數孫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

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鬪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

國語註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

在王城之北水激有似于關也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故齊人城郊

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

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

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

譏譏者又足記耶

譏女交切太子晉早卒不立

王室之亂且卑在

德而又奚穀洛之關而徵之也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 云云 可先而不備謂之急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國語註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為召災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

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

是不

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

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

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

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

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

內傳曰王其心疾死矣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伶州鳩云

其為書皆類

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

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

內諾答切音納出集韻

聲味生氣氣在

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明以成政動

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

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

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

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

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

又曰樂以殖財

又曰離人怨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是以怪

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

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

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

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

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
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
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
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為知
樂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

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為

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周語註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

其時則神無奸行物無害生也

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

則樂所以成政

周語註久可久樂也固安也終成也終復終則奏故樂也言政象樂也

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黿大姜之姪所憑神

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

欲合是而用之斯為誣聖人亦大矣

國語云王問七律者何州鳩曰

我姬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註天

龜即玄枵星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太姜者
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龜歲星在鶉火周
之分野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辰正而農事起故謂
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
是五位歲月日星辰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
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而用之公非之以為誣又曰王

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太簇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

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

語又云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

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

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

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

傳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

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高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
振之而四伐威威於中國禮記樂記句註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
奏象觀兵孟津時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而反也四奏象南國之服也五奏象周召分職而治也
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克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振鐸以為節也每奏四伐一擊一
刺為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
樂記武舞致右
憲左又云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註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
則黃鍾太簇無射大武之律變也皆大武之形也夷

城成周

劉文公與萇弘

萇音長

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

諸侯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萇叔必速及

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

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

亡

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萇弘周大夫萇叔也衛彪傒衛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傒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

吾友化光呂溫也溫

字和叔一字化光化光古東周城銘並序云魯昭公三十二年萇弘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侯曰天之

所壞不可支也。葢弘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葢弘。左氏明證，以為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予經其地而作是銘，銘曰：文王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本正，拓開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葢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廓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于名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殉。興亡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升壺覽古，慨然遇憤，勒銘頽隅，以勸大順。其後牛思黯作訟忠，一本作頌，唐牛僧孺字思黯，作此篇。以美葢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亟之無恒者之言也，追為之耳。

問戰

長勺之役曹劌

姑衛切

問所以戰於嚴公

云云

公曰小大

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

嚴公國語作莊公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

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鬪二

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

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

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

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劇
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
者幾何人難切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
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
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
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

躋僖公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

云云

展禽曰夏父弗忌必

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

奠也焚烟徹其上

弗忌魯大夫宗伯掌國祭祀之禮也烝祭也躋者升也弗忌欲升僖公

於閔公之上謂明者為昭其次為穆而不以次宗有司皆曰非昭穆而不聽柳下惠以為必有殃而其言近誣故公謂非所宜云國語註已

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子厚常謂

柳氏出於下惠之裔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

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而又愛季佗而黜僕故弑之

以其寶

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

魯語註里革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也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

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

子之罪也乃舍之

自明日以下新附

非曰里革其直也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

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
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文子

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季文子季孫行父也相魯宣公成公仲孫它孟獻子之子

子服它也布八十縷為升餼秣也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已

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縗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羴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圻犬出者有之矣

晉

行志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圻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

之皆死後無終
為桓玄所滅

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

焉投之於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

楷矢

楷音苦

吳伐越聽會稽

聽國語作墮

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好來聘且

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

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骨一節其長專

車專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

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

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肅慎北夷之國
砮矢中石鏃也

乃乎切自吳
子以下新附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
為魯語也盍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辨大
骨石砮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
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

罷馬以為幣

罷音疲

縷綦以為奉

孫曰註云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

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

鹿皮四箇

國語作分諸本皆作箇

諸侯之使垂索而

入梱載而歸

梱秦也唐韻從來力隼切集韻苦隕切自天下至歸已也新附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

服我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

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恚國之貨以利交天

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

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
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為桓公之伯
不如是之弊也

卜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蓋以毆陋民
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
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

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乃
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

口以紀三辰言以宣五行

是以讒口之亂

不過三五

少則三若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

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將黜之而立奚齊諸臣使

圖之申生曰
吾其止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
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

獻公十八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欲使為此行而觀之

狐突

御戎至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申
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臯

滋厚我戰雖死猶有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

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自公使太子至果戰新附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

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已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

今狐突於位則戎禦也

禦合作御

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

之出未嘗不從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

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丕鄭曰君為我心

晉語丕鄭

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註

里克

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為我心以君為心

曰中立

晉語里克曰吾秉心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註中立不阿君亦

不助太子也

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號夢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之下

云

云

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衆謂號不

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

自公覺至知之新附

非曰號小國也而秦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

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
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
辰

云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

魯僖公九年齊桓公盟諸侯于葵丘

遇宰周公曰

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

皇公乃還

暇謂不暇以晉為務也

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

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

違其遠誰能懼之

晉語註霍晉山名環繞也汪大也。上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

是歲

獻公卒

自君可無會至是皇自景霍至懼之新附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床

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

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

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

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

卒里克欲殺奚齊而逆重耳

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

對以忠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

食其言矣

自克既殺至
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
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
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
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
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一本無
此四字
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
惡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則如春

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

春秋成公二年書宋督殺

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弑其君撓及其大夫仇牧僖公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

其大夫荀息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其法皆同

許止也隱忍焉耳

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癰五月飲太子之

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類荀息也亦然

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予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公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事云某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即此也書意皆與此篇同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四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舅犯曰不

可 云云屠岸夷晉大夫也 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曰時不可

失舅犯曰不可 云云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
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
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
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慄一作怯使晉國不順而
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
偃之策失而重耳乃始俛俛焉遊諸侯俛丑良切陰蓄重
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
然爾偶一作禍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

而人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
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為諸侯之考又何戮笑於天
下哉

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
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冀蒍之言
而入是為惠公惠公之惡後篇可見矣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

云云

得之而狙

女九

切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平死

一有禍字
平音丕

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平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
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鳧達於外

鳧與
奧同

國人頌之曰

云云

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安

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

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人矣若人必

霸於諸侯其耿光於民矣

恭世子申生也翟公子重耳
也翟與狄同耿古迥切與炯

同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
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
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況以是一作與故發耶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
芮冀芮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
鎮者重也不忠受君之罰不祥離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

禍無後

文公殺懷公于高梁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

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

晉惠公五年秦帥師侵晉獲晉侯以歸

合大夫而謀

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

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質胎利切
使子代父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於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

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於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於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

莫不一作慕字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周室雖卑猶是王

命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恥

者恥一作集亦大矣棄至公之道一作至公而不知求姑

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是役也秦取晉河其舍東之地而置官司

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初秦侵晉晉師潰惠公號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去

卜何我之載君遂止於秦秦既歸惠公惠公故斬之止獲也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

待刑而能舍之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君

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析欲舍之惠公不可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

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

五鹿衛地

野人舉塊以

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

馬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

人國語作民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已有衛土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子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懷羸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惠

公夷吾子也質於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

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

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圉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

云

云

非曰晉侯之人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畧也大火

實沉之說贅矣

大梁大火實沉皆星名

命官

胥籍狐箕藥郤栢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

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

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諸姬同姓中官內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

遠官縣鄙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
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

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
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
矣

倉葛

周襄王避貽叔之難居於鄭地汜晉文公迎王入于成
周遂定之于邲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絺組攢茅之
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
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

禮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

自周襄王至之田自君補以下新附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

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竇行成公弗許鄭人以

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違

親

云云初晉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則觀狀是曹非是鄭也而注云鄭復效曹

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是又從而為之辭此公所以非之也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為
誣者且毫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
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
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
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

外大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
鄭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圖之有而鄭之言若是遠焉何
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
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
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
則可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

獻諸本皆誤作宣

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

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

宣子趙東之子宣孟

盾也韓獻子韓厥也干行犯其軍列也趙孟即宣子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於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

云云

曰是反天地而

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
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
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
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

舊本於此篇賢可書乎之後有今左氏多為
文辭一節嘗怪其意不相屬以別本考之乃

脫祈死長魚矯二篇而左氏多為文辭者乃公
非長魚矯後辭也益此二篇然後公六十七篇

足矣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

鉏牀魚切麇音倪鉏麇力

士也賊殺也

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而

數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
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

非曰麇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
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耶

不知其大而賢其小耶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虜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析死

反自馭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焉凡

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

自君驕而下新

附范文子范變也馭之役晉伐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樂武子不聽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馭歸懼難而祈其死也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
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樂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

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為宄在外為姦御宄以德御
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

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侯也乃奔狄三

月殺自對曰至不忍侯也新附三郤郤至郤
錡郤犂也樂樂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稟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効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

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

自晉悼至司馬新附揚干悼公弟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

一無貴字一無

公子貴三字而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

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
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止一作正非是
當作止止執也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

云云

必以賄死楊食我生

食音異
我音俄

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
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
其死亡則何也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

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耳

逐樂盈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

賊云云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

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使祁午陽

畢適曲沃逐樂盈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樂盈之黨樂盈厲之子書之孫也樂書厲公七

年弑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為亂國者之後而去之畢晉大夫也掄擇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

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弑君而罪其宗
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
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況其
肩之無罪乎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
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鶚

平公射鶚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
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今
君嗣吾先君射鶚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
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怵怵怵女六切怵音尼愧顏也乃趣舍
之自昔吾先君至殺之新附叔向羊舌肸也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
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徵先君以恥

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餘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

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
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
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
也自平公至視之自文子
曰君其幾何已下新附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熨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
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

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侯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鮌殛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

云云

非曰鮌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

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樂武子無一卒之田

云云

行

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

云云

宜及於難而

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

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安則誠然其言樂書之德則悖而

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

謂樂書弒厲公也

前之言曰

樂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
曰樂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
桓之罪以亡於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
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
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
也

自以城來已下新
附鼓白翟別邑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
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
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
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
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
向之二者耶

具教

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其鄙對曰不為具

教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

獻公名具武公名教

獻子歸曰人不可

以不學吾邈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
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
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

云云

今一旦為狂

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

多功多也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
狂疾言戰為凶事猶人有狂疾相殺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
將受之今乃逃遁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
恥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
固不說董子之潔也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懟徒對
切

祝融 此以下鄭語

史伯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

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

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

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者也其後八姓

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祝融

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為已姓於大彭豕韋為商伯矣

大彭陸終第三子曰釐為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豕

當周未有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音弭楚姓也史伯

辛至功大矣自虞夏商周已下新附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以成樂
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
堯之後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
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
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于必弊者也今王棄高
明昭顯而好纔愚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云

云訓語有之曰夏之東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

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

彊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

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

申姜姓太子宜白之舅也

繒姒姓繒慈陵切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王幽王也自今王已下新附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

頑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于彼以取其必弊

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怪者之為焉非君子

之所宜言也

嗜芟已下楚語

屈到嗜芟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其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屈到

楚卿屈建到之子芟芟也一作芟非是自國君已下新附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

為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
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籩是固不為非禮
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
吾以為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
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
殖

王楚昭王對楚平王
之子子期之對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
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
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為
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
於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

自聘於晉
至觀射父

新附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
而其言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
覲之妄者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五員 吳語

五員伏劒而死

五員五奢之子子胥也名員事吳王夫差夫差起師伐越王勾踐起師逐之夫

差將許越成申胥諫之不聽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我不聽遂伐齊敗齊師于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劒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其後

越果滅吳員音云

非曰五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弩累於人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很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其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反分為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煩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

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
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耀
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
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